

MEISEN TANNAN



孤独的女继承人 危险的寡妇

〔美〕厄尔·斯坦利·加德纳 著
群众出版社



孤独而又继承人 危险的寡妇

〔美〕厄尔·斯坦利·加德纳 著

叶娟 邓强 译

群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孤独的女继承人;危险的寡妇/(美)加德纳(Gardner, E. S.)著;叶娟,邓强译. —北京:群众出版社, 2004. 1

(梅森探案)

ISBN 7-5014-3102-7

I. ①孤…②危… II. ①加…②叶…③邓…

III. 侦探小说—作品集—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18233 号

孤独的女继承人 危险的寡妇

原 著:[美]厄尔·斯坦利·加德纳

责任编辑:鲁玉容

封面设计:王 子

责任印制:连 生

出版发行:群众出版社 电话:(010)67633344 转

社 址: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 编:100078

网 址:www.qzCBS.com

信 箱:qzs@qzCBS.com

印 刷:北京通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字 数:372 千字

印 张:16.125

版 次: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7-5014-3102-7/I·1316

印 数:0001—5000 册

定 价:28.00 元

群众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群众版图书,印装错误随时退换。

内容简介

孤独的女继承人

富翁乔治死前将遗产赠送给了细心照料他的护士埃莉诺，但不久埃莉诺便死于车祸，财产由其女儿马里琳继承。此时，在乔治生前对其不闻不问的亲戚们开始策划夺回遗产，他们将马里琳推上了被起诉谋杀的境地。于是，孤独的女继承人向梅森提出了救助请求……

危险的寡妇

一个满头白发、口说脏话、自称是个危险的寡妇的老太太来找梅森并交给他一笔钱，让他到赌船“丰饶角”号上换回她孙女签给赌场老板的三张借条，但不愿让她孙女知道此事。她还告诉梅森孙女的丈夫正想利用此事为他自己谋取非法之利。当梅森为处理此事二次来到船上时，他惊奇地发现那个孙女、孙女的丈夫以及老太太本人都悄悄地先后出现在船上，随后他又发现赌场老板的脑袋已让人用枪射了个洞。是谁杀了人？包括梅森在内的一千人都成了嫌疑犯……

GU DU DE

NÜ JI CHENG REN

孤独的女继承人

叶娟 邓强 译





第一章

德拉·斯特里特走进律师的私人办公室，交给佩里·梅森一张方形名片。梅森伸手接了过来。

“这位是谁，德拉？”

“罗伯特·卡多。”

佩里·梅森琢磨着名片，微微一笑。“孤独爱人出版公司，”他念道，“德拉，看来卡多先生是否遇到麻烦了？”

她笑着说：“他说他因为一直经营的广告引发了‘并发症’。”

接着，她递给梅森一份制作粗糙的杂志，标题是《孤独的心在呼唤》。

“看起来就像是一份廉价的邮购单。”梅森说。

“的确如此。”

梅森扬了扬眉毛。

“至少，差不多就是。”德拉改口道，“你看，前面都是些短故事，但后面就是分类广告了，而封三是表格，里面填上内容后可以沿虚线撕下折成信封。”

梅森点点头。

“可以推断，在办公室收到所有这些信函，只要地址正确，卡

多先生就会转寄到他们所写的广告客户的信箱里。”

“非常有意思。”梅森说。

“比如说，”德拉随手翻开杂志继续说，“这是二五六号信箱。你愿意与二五六号信箱联系吗，梅森先生？你所要做的就是撕下封底，沿虚线剪开，写下有关你的信息，然后折好封上，按你所想采用的方式寄到孤独爱人出版公司办公室。”

“那就说说二五六号信箱，”梅森莞尔一笑，“我想我们会喜欢卡多先生的。”

于是，德拉·斯特里特读起一则分类广告：

高雅女士，四十岁，乡村出生，希望与喜好动物的男士交朋友。

梅森一听仰面而笑。突然他又止住了笑声。

“怎么了，头儿？”

“毕竟，”梅森说，“这多少有点可笑而又可悲。一个四十岁的未婚女士，乡村出生，却发现她在这个城市里没有朋友。她可能养着一两只猫。而且她……卡多长得什么样子？”

“他三十八岁，高颧骨，大耳朵，蓝色的大眼睛，秃头，大喉结，高个子，大脚，坐着时永远坐得笔直，从不会放松地仰面靠着坐。我一看见他就觉得紧张。”

“他遇到了什么麻烦？”

“他说他只能对我说因为特别复杂的因素，他不得不亲自向你说明情况。”

“见见他。”梅森说。

德拉·斯特里特说：“别把杂志扔了。外面总机的格蒂可是个有心人，她一直都在整理这类东西。她想给所有人写信让他

们振作起来。”

梅森用手指拨弄着书边，陷入了沉思之中。

“情况看起来像是个圈套，”他嘀咕着，“第一个故事——亚瑟·安塞尔·阿什兰德的《黑暗中的亲吻》——乔治·卡特莱特·道森的《丘比特永不迟到》……德拉，我们见见这位叫卡多的朋友。他可能是我们要好好分析的人物。”

德拉点点头，从门的这边轻盈地闪到了外面的办公室里，紧接着便领着一位又高又瘦，看上去十分散漫的男人走了进来。来人平静地站在那里，神情茫然地咧嘴笑着，仿佛时刻都想努力去安抚和平息这个无论如何他都应该谨慎观望的世界。

“早上好，卡多先生。”梅森招呼道。

“您是佩里·梅森律师？”

梅森点点头。

卡多立刻伸出他那双粗大有力的手紧紧握住了律师的手。“很高兴见到您，梅森先生。”

“请坐，”梅森说，“我的秘书说您出版这种杂志。”他指了指书桌上的杂志。

卡多立刻点头表示赞同。“对，梅森先生，正是。”

他弯下腰去，阳光透过窗玻璃照射在他那光秃秃的头顶上，脑袋显得更加光溜发亮了。一双大耳朵仿佛占据了五官的大部分地盘。乍一看去他那对大招风耳朵仿佛像狗尾巴一样反复摇摆着，试图想表达他的某种情感。

“您为什么要办这本杂志？”梅森问。

“那只是一种交流方式，一种让感到孤独寂寞的人走到一起来的方式，梅森先生。”

“是通过报摊发行的吗？”

“不是。是通过某种特定的途径进行销售发行的。我这里

有一份小小的用户清单。您知道，梅森先生，再没有比大都市的孤独更残酷、更没人性的东西了。”

“我想这只是诗歌经常表达的主题。”梅森淡漠地说。

卡多瞪着他那双大眼睛迅速地扫了一眼梅森，然后又不知所措地咧嘴笑着说：“是的，我也这样想过。”

“还是说说您的杂志吧。”梅森提醒道。

“好吧，您知道，这类故事是专为那些渴望人陪伴、独自生活在城里而又孤独落寞的人所创办的。我们极力去迎合那些大龄女士，这个年龄段的女人们常常担心错过爱情，因此而感到孤独、痛苦。”

卡多的脑袋再一次规律而节奏感十足地点了点，仿佛里面装着个指针在机械地摆动以示认同。

梅森翻开了杂志，说：“您的故事似乎都相当浪漫，至少标题如此。”

“的确很浪漫。”

梅森浏览着一则故事，标题为《黑暗中的亲吻》。

“别看那些东西。”卡多说。

“我只想看看您出版的是哪一类故事。谁是亚瑟·安塞尔·阿什兰德？在我印象中还从没听说过此人。”

“哦，您不会听说过这本杂志中的任何作者，梅森先生。”

“为什么不会？”

卡多显然是不同意地清了清嗓子。“人们常常会发现，为了实现杂志的主旨，并保证一定故事量的需要，事实上我们甚至必须做大量的具体工作。”

“您的意思是您自己就是作者？”梅森问道。

“亚瑟·安塞尔·阿什兰德只是一幢房子的名称。”卡多委婉地承认道。

“您这是什么意思?”

“杂志也得有名称。我们可以借用这个作者的名字发表任何我们想发表的东西,就像挂个招牌一样。”

“那么这个故事是谁写的?”

卡多笑着露出了大牙。“也是我写的。”他说着,再一次节奏感十分强地点头表示认可。

“那么下一篇呢,乔治·卡特莱特·道森写的那篇?”

他依旧不停地点着头,节奏没有丝毫变化。

“您的意思是说还是您写的?”

“没错,梅森先生。”

秃头还在不停点着,梅森注意到他那高高的前额上闪烁着的亮光。

“那再下一篇故事呢?”他问道。

对方点头的节奏依旧没有一丝变化。

“还有《为了迈克》。”梅森说,“整本杂志都是您写的?”

“通常是这样。有时候我发现有的故事也可以按每千字二元的价格购买。”

“够了,”梅森清楚地说,“您遇到了什么麻烦?”

“我的麻烦!”卡多大声喊道,“我有千千万万的麻烦!我……哦,您是指我为什么来见您,对吗?”

“没错。”

卡多翻开了德拉·斯特里特放在梅森书桌上的杂志。他用手熟练地翻动着书页,并最终停在了第九十六个广告上。“这里就有个难题。”他说。

他把广告递给了梅森。

梅森念道:

本人，女，二十三岁的女孩，面容姣好，身材苗条。所有女士都认为我应该去好莱坞，尽管好莱坞并不认同。本人继承了一笔财产，即将拥有舒适的生活。我厌倦那些清楚我是谁并显然是为钱而与我做爱的人。我非常希望能结交一些新朋友。凡年龄在二十三岁到四十岁之间的有型男士可致信于我，并告之他对我的感觉。此外，还请随函注明您的背景。如有可能请附照片。有意者请与本杂志联系，并转交九十六号信箱。

梅森皱起了眉头。

“有问题吗？”卡多问。

“很明显，这是假的，”梅森刻薄地说，“聪明的女继承人从来就不会看你的这种杂志。漂亮的女继承人总是太忙、太聪明，因此她不会浪费时间来看这些玩意儿，更不会把广告送上门让你刊登。这样的宣传太廉价了。”

“哦，我很遗憾。”卡多说。

“这就对了。”

“我的意思是，我很遗憾您并没明白。”

“我想我肯定明白。可以说这则广告是亚瑟·安塞尔·阿什兰德和乔治·卡特莱特·道森合作的结果。”

“不！不！不！梅森先生！请不要这样。”卡多举起手来，手心对着梅森，就像一名交警试图制止住一位急躁的行人那样。

“您是说那的确不是您写的？”

“不，真的不是我写的。”

“那就是您让别人写的。”梅森带着责备的语气说。

“不是，梅森先生，的确不是。这也正是我来要和您谈话的原因。”

“好吧，说说看。”

律师瞪大了他那双连他自己也不太喜欢而又有些愤世嫉俗的眼睛，他的反应立刻让卡多感到不安。“希望您能相信我，梅森先生。”

“告诉我事情的原委。”

“干我们这一行的，您知道，就像其他行当一样，一旦有人公开了自己的生财之道，很快就会有其他人开始效仿——换句话说，也有人在效仿我的经验。这些人也是令我痛苦的竞争对手。”

“接着说。”

“有个效仿我的人便向当局投诉，控告我借助虚假广告推销我的杂志。”

“当局有什么反馈意见？”

“他们警告我或者从市面上撤下这期杂志，或者就拿出证据，证明这则广告的真实性。可是这两条我哪一条都办不到。”

“为什么？”

“首先，这并不真正是一种通常意义上的杂志。它只是一本小册子。这种小册子我们印了很多并一直在销售，如果不全部卖掉或者里面的内容陈旧过时，我们就收不回刊登广告所获的利润。这对其他杂志和印刷品来说情况是大不相同的，也是不可能的。所以我认为应该可以证明，但那样做开销很大，也很烦琐，同时还需要做大量的具体工作。”

“如果这则广告的确是真实的，你又为什么不去证明它的真实性呢？”

卡多用他那长而有力的手指抚摸着他的宽大的下巴。“现在情况有些棘手。”他说。

“我看这不会是另有隐情吧。”梅森迅速扫了一眼德拉·斯特



里特。

“您能重复一遍吗？”

“没说什么，您接着说。”

“好的，”卡多说着，依然摩挲着他的下巴，“我向您说明一下有关我们的工作是如何开展的或许倒是个不错的主意，梅森先生。”

“说吧。”

“读者如果想和我杂志上刊登广告的人进行联系，只有一个办法，也就是花二十五美分买一份杂志，在封三填写信封，认真填写他希望与之进行联系的准确信箱之后，将信封交给我们的出版公司。我们负责将信投递到正确的信箱。这样就一切告成。如果客户通过邮局将信寄给我们，他自己就得承担风险。实际上，我们常常建议读者能够亲手将信交给我们，可是如果客户住在市郊，他自然就不得不经常采用邮寄的方式。”

“接着说。”

“现在，想交笔友的人将很容易和几个不同的广告商取得联系。也就是说，有人经常写上十封或十五封信。”

“每封信都要花二十五美分去买一份杂志吗？”

“没错。”

“然后呢？”

“他写的每一封信都能得到一个答复。”

“这样他就不再孤独了，也就不会再成为您的顾客了。”

卡多微笑道：“这样的情况几乎从来都不会发生。”

“不会吗？”

“不会。对于真正孤独的人，”卡多说，“轻易不会发生这样的情况。主要是因为他们性格中某些方面的原因，而并非受其所处环境的影响。换句话说，梅森先生，您所说的是在正常情况



下合群的人可能出现的情况。试想,如果把一个善于交际的人置身于一个陌生的城市,他在那里一个人也不认识,但是几个星期之后,他便会有一帮朋友。当然,这对女人来说可能要困难一点,但她们也总能设法做到。现在,看我们栏目的人绝大多数是成年人,他们内心深处的某些情结使他们不那么合群,交不上朋友。正常的女人到了三十岁时就已经结婚。过了这个年龄还没结婚,不用怀疑,她性格中的特点注定会让她生活在孤独寂寞中。也就是说,她的内心深处在自己和感情之间,在自己和这个世界之间架起了一道无形的屏障,她渴望有人能够冲破这道屏障,而她自己却缺乏冲动去扫除屏障。

“总之,我不必对太多孤独人的心理细节进行分析——但是我能向您保证,梅森先生,我研究了很多人的这种心理——事实上这些人都是我的老客户,就像我所预料的,这些人或多或少都比较稳定。举个例子,假设X小姐可能是一个四十二岁或者四十三岁的老姑娘。她渴望爱情,本性追求浪漫,却很孤独寂寞。然而她意识里的某种精神禁锢阻止她走出去与人交往,所以她只能在内心深处深藏着那份浪漫情怀和与人交往的想法。她可能已经成为别人的姨妈,可能和她已婚的妹妹生活在一起,帮忙照看着孩子们,直到孩子们长大成人,可是她依旧还是一个老姑娘,然后她或许会发现自己越来越不受欢迎,或者越来越习惯于像个女仆一般的角色。于是她的心开始死去,可是这点却不为人知。在她和她已婚的妹妹生活在一起时,她会认为自己生活在一个有男人存在的房间里,有孩子需要照看,她也会感觉自己有事可做。可是当她回到现实中时,她便感觉自己仿佛就像冰冷的海面上漂浮着的一片孤独的废弃物。”

“您一定是沿用了亚瑟·安塞尔·阿什兰德的写作方法,”梅森插话道,“但,您还是接着讲故事吧。”

“有人把我这本杂志介绍给了这位假设的 X 小姐，”卡多继续说，“她便刊登了一篇广告，一篇与众不同的广告，可是依旧采用了老生常谈的那种模式，讲述了一个三十来岁的高雅未婚女子满腔热情渴望和一位她认为情投意合的白马王子相互通信的故事。

“而且，她心目中的白马王子仅仅只是在她自己内心意想的理想人物。没有人会为我杂志上的这则广告作出答复。”

“答复广告的男人通常会是什么情况？”

“作出答复的男人不如女人多。事实上也没有足够的响应。当然，我们收到许多答复，但有些纯粹是恶作剧。有相当一些无聊的人会买几本杂志，然后写信说他们是些寂寞的寡妇，有大笔财产和靓车，等等，然后又答复说想和这些女士们通信。纯属恶作剧。当然这也很残酷。”

“但是每封信你净赚二十五美分。”

卡多毫无兴奋地点头说：“但我宁愿这些恶作剧不再继续。这的确非常残酷，不利于我的生意，但我也很无奈。”

“说说那些不会恶作剧的男人们。”梅森说。

“这些男人大多是脾气暴躁的老单身汉，梦想着能与死去的或是已为人妇的初恋情人继续相爱。当然，这其中也不乏油腔滑调、喜欢冒险的家伙。他们只对女人为今后穷困潦倒之时攒下的一小笔钱感兴趣。简单地说，梅森先生，刊登广告的男人经常会骗人。当然，有一类人不是这样，他们只是幼稚的乡村少年。这些人生性愚笨、缺乏自信且害羞。他们渴望结交异性，却不知道如何做。”

“但他们始终都在不停地去尝试。”

“总会起作用的。”

“所以您假设的 X 小姐最终还会在您的小册子上再次刊登



广告?”

“是这样。我把她当成看我的故事的一个固定读者。故事讲的是一个总是被人误会的女人,经过种种坎坷之后最终遇上并嫁给一个对别的美女熟视无睹而眼里只有她的男人。”

“广告收费吗?”

“是的,收费。”

“收费标准呢?”

“每个字十美分,包括信箱租借费。”

“看来这样的广告很多。”

“这个买卖还算挣钱,而且实际上利润不小,相当大!”

“您的意思是不定期的出版?”

“是的,完全取决于刊登广告的数量,对所刊登广告的回复情况以及库存数。”

“如果这位女继承人所登载的情况属实,您为什么不去查一查她到底是谁?”

“我们给每位在杂志上刊登广告的客户核发一个号码,这个号码代表投放信函的信箱。信箱设在邮局里。每个信箱只有一把钥匙可以开启。刊登广告的客户在付费后,他的信箱就可以使用三十天,如果支付额外费用,该信箱便可以续租六十天到九十天。只要持有钥匙,任何人都可以在租借期内使用信箱。租借期到期后,信箱即被关闭。不过也可以与我们办公室联系重新安排开通信箱,当然,也可以放弃信箱的使用。对于市郊广告客户,其信函将采用邮寄的方式。”

“现在,就这位在杂志上刊登广告的神秘女士这件事而言,情况有些复杂。我在意识到必须和她取得联系之后,便写信将实情向她和盘托出,并请求她提供给我一些有关她的身份和广告真实性的证明。”